



华府烛光再悼同修 坚忍精神感动世人

【明慧网】十三年前的七月二十日，中共独裁者动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广播、报纸、电视台、军警、特务等各种机构，对上亿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从肉体上、精神上和经济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全面、系统的残酷迫害。一夜之间，谎言、诬蔑、中伤铺天盖地，高压、劳教、酷刑摧残着这群修炼人的身心。

十三年来，在中共的全力打压与迫害下，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们没有退缩，在承受着巨大苦难的同时，通过各种真相渠道和平理性的方式帮助世人从中共谎言蒙骗中清醒过来，作出正确的选择。

十三年来，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阿根廷等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把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及其帮凶等多个中共邪党头目通过法律程序告上法庭。

十三年来，法轮功坚忍不拔，得到越来越多世人的公开支持。一亿二千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中共的灭亡指日可待。

十三年过去了，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与正义人士再次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聚集在这象征着自由与希望的华盛顿纪念碑下，又一次点燃烛光，并排出“真善忍”三个大字，悼念那些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与良心、维护“真善忍”宇宙真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大法弟子。◇

反迫害十三周年 三千多学员华府游行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来自欧、美、亚、澳等地，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游行集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抗议中共迄今长达十三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行径，呼吁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声援“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当天中午时分，游行队伍从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经宾西法尼亚大道，

转至十五街，再转至宪法大道，最后进入宪法花园。全程共一点五英里，历时近二个小时。

游行队伍分为“大法洪传世界”、“千古奇冤——法轮功受迫害”以及“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邪党及其相关组织”等方阵。“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制止迫害法轮功”等各种法轮功真相横幅和展板等在美国华盛顿 DC 宽阔的宾西法尼亚大道筑成了壮观的真相长河。◇

反迫害十三周年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大游行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迫害。从此，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炼功、游行、烛光守夜等和平方式，抗议中共的迫害，呼吁善良的人们一起“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在反迫害十三周年之际，来自澳洲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在墨尔本举办盛大游行，呼吁制止迫害。

当天中午时分，由警车开道、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园出发，穿过繁华的商业街及唐人街，最后进入城市广场。

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乐声组成的游行队伍，绵延数百米，气势壮观，震撼心灵。气势雄伟的天国乐团和鼓声阵阵的腰鼓队的精彩表演引来了过路行人的掌声和车辆的鸣笛声。



游行队伍分为“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各种组织”等方阵，筑成了壮观的真相长河，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

同时揭露并呼吁制止中共对中国广大无辜善良民众的迫害，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呼吁更多的世人觉醒。◇

东港市陈喜平被非法劳教折磨的遭遇

【明慧网】我叫陈喜平，家住东港市小甸子镇。我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喜得大法。学法前患有：腰肌劳损、慢性胃肠炎、肩周炎等疾病。身体痛苦，生活也很艰难。学大法五天后，我就感到身体一身轻，身体上所有的疾病从此不翼而飞。

一、被小甸子派出所绑架拘留、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七点三十分，我被恶人王举忠恶意构陷，小甸子镇派出所所长张贵琦，带领警察王延军、王兴江、范同良和司机王全超等人闯入我家。王延军称东港市“六一零”来执行任务，他们把我强行推进警车，然后非法抄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经文，并以此为借口，把我绑架到小甸子派出所逼供。因我不配合他们，当晚张贵琦指使警察王延军用手铐把我的双手吊铐在离地有两米高的暖气管上长达两个多小时。与此同时，他们又去绑架法轮功学员高庆飞。

王延军把我从暖气管子上卸下来后，又把我按在床上，仰卧着，两手伸到头上方，把我双手铐在铁床头上长达一宿。第二天早上，天下着倾盆大雨，警察把我和高庆飞直接送进东港拘留所非法拘留。

我被非法拘留期间，派出所所长张贵琦、警察王兴江和司机王全超（音）多次到拘留所恐吓我。还把我向他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作为迫害我的证据。十三天后，张贵琦和王兴江到拘留所，说要放我回家，叫我交在拘留所关押期间的伙食费五百元，被我拒绝。他们又逼我打电话叫我弟弟来送钱，他们骗我的弟弟说“交了钱就放人”，弟弟信以为真，结果钱给了他们，见不到人。因为就在家人交钱的同时，他们又把我们非法转押到东港看守所。他们用这种欺骗手段勒索我弟弟五百元。在去往看守所的路上，我和高庆飞俩被铐在一起。当时我质问王兴江：“你把我们往哪儿送？”他说：“送你回家。”王兴江又说：“给你好好找个地方！”

二、在东港看守所期间遭受的迫害

一进看守所，看到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关押在里面。高庆飞刚进号里，一个外号叫“小东港”的犯人叫他脱鞋，高庆飞动作慢了点，就被这位“小东港”犯人使劲儿扇了三、四个耳光。我随后走进监室，“小东港”就威胁我说：“你是什么回事儿？”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他大吼：“你站着！”话音刚落，他拎起一只拖鞋，就朝我的后腰猛劲儿的抽打两下。犯人“小东港”讲一些污七八糟污蔑大法的话。我说：“你把嘴闭着！”“小东港”没对我动手，他逼高庆飞背监规。高庆飞说：“我不识字。”他就打高庆飞。他又叫我背，我不配合他，晚上就不让我睡觉。

这样约有一个星期。他们又逼迫我们干手工活：粘小塑料花。这种活儿气味熏人、有毒，对人体有害。而且他们给定的数量都是超负荷的，从早上一直要干到晚上九、十点钟。法轮功学员高庆飞五十七、八岁了，手脚慢，犯人逼着他干到后半夜一、两点。即使这样，也还是干不完。犯人就对他拳打脚踢。那个“小东港”恶人用皮鞋的后跟儿踹他，因为他的皮鞋后跟儿是打铁掌的。高庆飞的腰椎部都被踢伤了，表面皮肤上还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晚上还不让他睡觉。

看守所的警察就这样强迫我们做手工活儿，而且故意制定超负荷的数额，完不成定额，就借此不让睡觉，多次指挥犯人用暴力方式毒打我们、迫害我们。吃饭时，我和高庆飞的饭菜经常被刑事犯人给抢吃了，只能饿着肚子。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高庆飞身体瘦的厉害。为了帮法轮功学员，我经常遭受恶人的毒打。我去找看守所的管教说理。之后，他们把我和高庆飞转到另一个监室，负责管教叫高明贤。他对法轮功学员非常的邪恶。他多次逼我转化，我不顺从他。恶警高明贤说：“我最恨你们这些……，搞一些虚无缥缈的。比不上这些偷鸡摸狗的来的实惠。”我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警察呢？”

大法叫人修心向善，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不能够伤害别人，人人都这样做，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高明贤他不听，用电棍打我的脑袋，被我用手搪开后，我没有惧怕他，也没有恨他，继续给他讲了三个多小时大法的真相，听后他再没动手。

三、东港公安局周恒臣、王润龙、一伙诈骗、恐吓我家人

同年六月底，当地派出所的恶警所长张贵琦和王兴江来到看守所，逼我说出资料来源，看我不说，就逼我签字，欺骗我说：“看到你家里有老母亲有病，还有五十多亩地，放你回家。”以此为借口，骗我签字。我也没签。

到八月末，东港公安局就把我送进丹东教养院非法劳教迫害。恶警张贵琦欺骗我弟弟，骗了我弟弟一千元，答应要把我办出来，结果他们根本就不放人，还把我非法劳教。这时我弟弟才明白是被他们给欺骗了，他气愤的到小甸子派出所去要人。同他们讲理中，与恶警张贵琦争吵起来。张贵琦怕自己所犯的罪行被抖搂出来，就把当时东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周恒臣、刑警大队和国保大队王润龙为首的恶警叫来帮他助威。

周恒臣掏出手枪顶着我弟弟的脑袋，威胁我弟弟说：“你信不信，我一枪崩死你！”我弟弟没去理睬他们的嚣张气焰，反过来质问他们：“你敢给我一个枪子，我犯什么法了？公安局怎么能用你这样的局长？！”被我弟弟质问后，因为他们心虚，最后他们只好把我弟弟放回家。

四、在丹东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绑架到丹东教养院。开始被非法拘押在新收班，天天被狱警强行罚坐、罚站，最多罚站五个多小时。“罚坐”就是坐在硬硬的木板铺上，一坐一天，早上六点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坐不好就有恶警指使犯人用硬硬的塑胶拖鞋使劲儿抽打我的脑袋，还用鞋底打我的脸。上厕所都不给手纸用。不时的还有恶警拿电棍威胁。

五、在本溪威宁营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九月初，丹东教养院恶警用七辆警车，将非法（接第三版）

东港孙洪斌遭受的酷刑折磨和劳教迫害

【明慧网】我叫孙洪斌，今年四十二岁。我是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喜得大法。得法不久，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好了；昔日的吸烟、喝酒、赌博等不良习惯都戒掉了，身心健康，整个换了一个人。深感大法无比的神奇和美好。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日早晨，我在黄土坎镇大黄旗村张贴大法真相标语时，遭恶人构陷，被黄土坎派出所副所长王选栋与另外两名警察绑架。他们把我拉到黄土坎派出所后，把我的双手铐在暖气片上逼供。我不配合邪恶，随后两个恶警就去抄我的家。非法抢走了《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之后又来逼问我，大法书是从哪来的，我还是不配合他们。他们气急败坏，当天傍晚，王选栋雇了一辆轿车，将我非法送进了东港看守所。

我被关进看守所，管教恶警宋家川（现已调到东港市拘留所）逼我写放弃修炼的“悔过书”，遭到我拒绝后，他就指使牢头、杀人犯孙殿军等人对我暴力殴打。他们对我拳脚相加，打我的脸部、胸部、腰部、用脚踢我的大腿、小腿等部位，我被打的浑身都是伤。恶人又几个人同时压在我身上，在迫害我五十天期间，压我身上两次，每次不超过十分钟，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一个压一个的压在我身上，用各种流氓手段来折磨我。但我就是不写，我心中只有大法、只有我们伟大的师父。

邪恶看我坚定，对我迫害的手段更加邪恶。他们同时将几盆冷水浇在我的身上，逼问我：“你写不写？”我说：“我不会写的。”而后，他们就用废牙刷给手指“上刑”，用废牙刷刷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牙刷杆上有楞，两个恶人在两边来回上下滚动牙刷杆，那真是疼痛难忍，撕心裂肺的疼。但我没有向邪恶妥协。我心中只有坚信大法的这一念，邪恶用什么手段都别想动摇我的心。在东港看守所他们就这样折磨我五十天。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东港市公安局又非法将我转押丹东市教养院。同时与我一起被送去教养的还有学员石有基。在丹东教养院关押期间，当时任严管队大队长的恶警吕金柱因我

们几个大法弟子拒不“转化”、不写“三书”，就把我们长期拘留在新收班。新收班人多空间小，环境格外不好。新来的刑事犯人为讨好恶警，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甚至构陷。在后来的一次所谓的思想汇报中，为了让这些被恶党利用的人了解大法的真相，我把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真实感受和体会写给了他们。我写了我在修炼中的受益情况、我对大法的坚信、大法的无比美好等。我的心得体会激怒了邪恶，令恶人十分惊慌和恐惧。因此而加重了对我们的非法迫害。

恶警把我与另外两名大法弟子刘成果、王炳林强行关进“铁笼子”里。教育科副科长史永平把我送进“铁笼子”里关押，在关押期间有三、四次把我从“铁笼子”里提出来让我面壁站立半小时之多。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教育科长是个女的，很恶，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主管迫害的恶人还有张立君，负责转化我的有吕金柱和满文辉。因为铁笼子里矮，不足人头高，所以，人在铁笼子里无法站立，站不起身。在里面只能蹲着、坐着。铁笼子的长度刚好够躺下。人在铁笼子里面的一举一动，通过监控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和另一学员被关在铁笼子里迫害长达二十一天。

还有一个负责特管队的恶警，犯人叫他“刘大队长”，他利欲熏心，强制大法弟子出外干劳役，就是到教养院外边去干重体力活儿。但大法弟子由于长期被关押，而且伙食极差，大多数身体都挺虚弱，根本承受不了他们安排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后来有两名大法弟子在干活儿时走脱，惊动了他们的上层，恶警就把关押在丹东教养院的二十七名大法弟子全部转押到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迫害。本溪威宁营劳教所是辽宁恶党迫害大法弟子有名的邪恶黑窝。这里的恶警表面上“伪善”，而实质上更加邪恶。被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使用抻床等各种非人的酷刑手段折磨大法弟子。◇

（接第二版）关押在教养院的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着，转押到辽宁本溪劳教所。本溪劳教所的狱警将我们关押在戒毒所，我们被关押在底楼，本溪当地法轮功学员在顶楼。恶警利用那些被他们蒙骗而邪悟的“犹太”每天来给我们洗脑。戒毒所所长、恶人刘邵实直接找我，问我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就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如何给修炼者净化身体，使修炼者身心健康等。他没有表态，

第二天就给法轮功学员发卷考试，这是他们蓄意迫害法轮功学员惯用的一种手段，迫害之前搞摸底。看过答卷后，恶警刘邵实、郭铁鹰、赵某、郑涛来“转化”我。他们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共产党不乐，法轮功乐了。”我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为人类造福，做好人怎么能说成有罪呢？”他们立即威胁说：“你这么讲，我们工作就不好干了，就得下岗回家了，看来不收拾你还行呢！”而后给我延期劳教半个月。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弟弟来到本溪教养院，叫他们放人。恶人刘邵实说：“不能让他回家。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地方，好好说道说道。”意思就是要用酷刑“转化”我。从此以后，他们安排“犹太”天天看管我，转化我。我始终不配合。恶警就指使“犹太”动手打我。无数次打我的脸，扭我的脖子，拿皮鞋底打我的腿和脑袋，就这样折磨我三个多月，每天如此。恶警还逼迫我们天天坐小板凳，逼迫我写“三书”，放弃修炼，我决不顺从邪恶。恶警看我坚定，就安排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我，每月又给我加期五天、十天不等，总共加期三十五天。一到邪恶所谓的“敏感日”就把我关进底楼的“严管室”。直到五个多月后，二零零四年九月份，底楼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了，把我又转移到顶楼。由于整天不见阳光，我们身上都得了疥疮，三个多月，浑身上下疼痛难忍，满身都是。那疥疮的疼法，好象成群的虫子，用坚硬的牙齿在叮咬人的皮肤，那种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走路都得拖着走，两腿不敢相碰，真是度日如年。我被他们一直折磨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释放。◇



别让瘟疫找上门

【明慧网】瘟疫是一个可怕的词。在历史上发生瘟疫时。有的地方人死绝或只有极少数的人活下来。一般来说几乎无药可救。

对于大劫难中国有很多的预言。有的说：“八方人迹灭，千山飞鸟绝。”“穷人一万留一千，富人一万留二三。”瘟疫将使很多人丧失性命。

那么，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避免了吗？当然不是。不让瘟疫找上你家的门，那就必须是“良知尚存”。能分清是非、善恶、正邪。

为什么有良知的人，瘟疫就不会找上门？因为有良知的人，他不会干坏事，而是做好事，从而他身体上得到的德多，瘟疫、病毒在他身体内就没生存的条件。也就上不到他身上。

反之，没有良知的人，他会随波逐流，干的坏事就多，他得到的业力就多。这种黑色物质就是适合瘟疫、病毒滋生的环境。

当前检验世人有无良知的唯一标准就是对待法轮大法的态度。

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共产党给我工资，我就为他办事。什么是非、善恶，我管不了那么多，上级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王立军那样卖命的给薄熙来干，从一个民警升到一个副部级高官，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冲突，只好逃到美国领事馆去为了活命吗？同样薄熙来为了上爬，紧跟江泽民血腥迫害法轮功，虽然爬上了云端，不也摔到地上来了吗？

朋友啊！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多年中，说了错话，做了些错事。迫害法轮功十三年都过去了。只要你在大劫难之前了解真相，有悔悟表现，那就是良知尚存了。

也有人说：“法轮功、共产党与我没有关系。我上班，我做我的生意，找钱吃饭就行了。”还有的人从小就在听“党”的话中长大

的，现在有房有车，生怕哪点没“听话”而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对法轮功的传单不敢看不敢听。下面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女驾驶员，她是开长途客车的。有一次行驶在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突然有三个男青年叫停车，并要这个女司机和他们“耍”会儿。这时车上有一名青年男子出来制止，而其余众人皆默然不作声。这青年男子终因势单力薄而无法制止。那个女司机十分无奈的随三个男青年下了车……当女司机和三男青年回到车上时，女司机要求那个站出来制止的男青年下车，否则不开车。这时全车人都劝那男子下车，这男子只好带着行李下了车。车启动后开了不久到悬崖边时，女司机猛踩油门将车冲下悬崖，全车人无一生还。

这件事中，那三个干坏事的人罪有应得，而车上其余的众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干坏事，按法律讲，他们不该死。然而他们都死了。唯一活下来的却是那位有正义感敢于站出来的男子，就是被赶下车的那位。表明他是有良知的，能幸免于难。

共产党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与共产党谁是谁非，谁正谁邪，你认为这些与你无关，善恶不分，你已经没有良知了。眼前看来你有平静的生活，然而那一天灾难突然降临时命都有可能没了。就象前面故事中讲的“其余的默不作声的人”。

上面例子中三个坏人干坏事时，其余的人认为“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干坏事”，为了保住自己一时的平安而“默不作声”。然而危险不是向这些人走来了吗？只是不知道而已，当灾难发生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能否找回你的良知，关键要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真相是希望、是救度。要性命，要财富。你必须得经过有无良知的考验。有良知的人，也并不会失去财富。全国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到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已经超过一亿一千七百七十九万人了。◇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疑点分析影片《伪火》，获得第51届哥伦比亚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影片针对央视的自焚镜头，用最基本的常识做出了强有力的分析，让人们看清了“天安门自焚”是最大的世纪谎言。

气管切开插管示意图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最容易燃烧的头发的也大部分完好：在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天安门巡逻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警察每天都携带如此多的灭火设施巡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